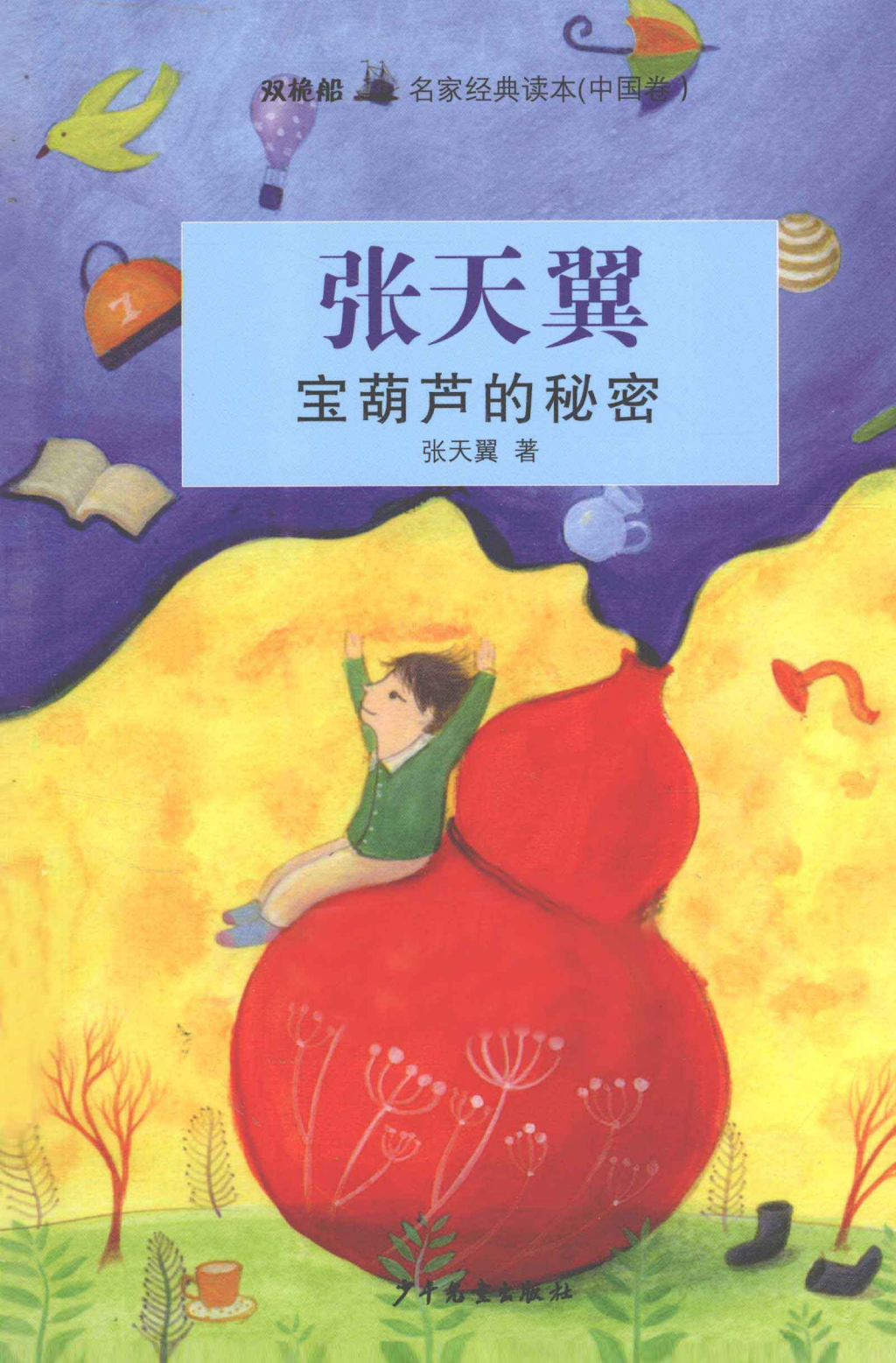


双桅船 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张天翼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双桅船  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张天翼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宝葫芦的秘密 / 张天翼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 8

(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·中国卷)

ISBN 978-7-5324-9340-1

I. ①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 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0668 号



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著

封面图 马小狗

装 帧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韦敏丽 李 亮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18 千字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340-1/I·3621

定价 1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

你们也许要问：

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？”

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

可是我要声明：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见，我是



一个少先队员,我也和你们一样,很爱听故事。

至于宝葫芦的故事,那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,她就得给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

“乖小葆,来,奶奶给你洗个脚。”奶奶总是一面撵我,一面招手。

“我不干,我怕烫。”我总是一面溜开,一面摆手。

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儿了。”

“那,我怕冷。”

奶奶撵上了我,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。非洗不可。

这我只好让步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:

“你爱洗就让你洗。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

就这么着,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

“好小葆,别动!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,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,“让我给你剪一剪……”

什么!剪脚指甲呀?那不行!我光着脚丫,一下地就跑。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。没有办法。

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:

“那,非得讲故事。”

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——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

我就这么着,从很小的时候起,听奶奶讲故事,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

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来的。

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：“我要吃水蜜桃。”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头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他的手。

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：

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要些什么？”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愣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

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

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，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个小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

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



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

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。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,我又想到了它。

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,那……”

嗯,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

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了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

可是那天真憋气：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那明明是我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”，将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，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那里。我问姚俊：



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

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，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

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

“不下了，不下了！”

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時候，又有苏鸣凤跟我吵起嘴来。

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球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
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——不整齐。”

一会儿又是——

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

同志们！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个零件，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在科学上叫作电磁铁：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，就全靠它。

同志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，又要绕得紧，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，那



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我呢，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这里。

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，人家做得非常费劲，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，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

我动了火：

“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行——你做！”

苏鸣凤说：

“好，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

这个绞盘上的摇柄——可再重要不过了。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，你才能转动绞盘，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，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，所以我也很乐意做。我很愿意对这整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

可是忽然——苏鸣凤嚷了起来：

“不对，王葆！你把它弄成‘之’字形了。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

等到我把它一矫正，苏鸣凤又来了：

“这成了钝角了，不行！”

“怎么又不行？”

“这么着没有用处：摇不起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？”

有人插嘴：



“这实在不像个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

这真有点儿像。大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：

“嗯，还兴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

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

苏鸣凤追了出来：

“王葆，王葆！”

“别理我！”

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噢，就是你的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

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意你……”

“我才不稀罕你们的同意呢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

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……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，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

这么着我就更生气。

“好，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发了一会闷。我想再回到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

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——不过是个玩具。有什



么了不起的!”

这么想来想去,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。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,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并且,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,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,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

睡呀睡的,忽然听见一声叫:

“王葆,钓鱼去!”

“谁呀?”

“快来,快来!”

我这才记起,仿佛的确有同学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,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,在桌上搁着呢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,拎着一只小铁桶,追了出去。



我出城到了河边,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

“他们都哪去了?干吗不等我?这还算是朋友么!”

后来我又对自己说:

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,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,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,那可没意思呢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

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。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,桶里有一只螺

蛭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。

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。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我老是豁着钓竿。我越钓越来火。

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啵！”

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。时不时泼刺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着。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

我嚷起来：

“是谁跟我捣乱！”

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：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又叫几声“咕噜，咕噜”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说话，好像说：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，你是？”

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咕噜，格咕噜”。叫了一遍又一遍，渐渐地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：

“宝葫芦……宝葫芦……”



越听越真。越听越真。

“什么!”我把钓竿一扔,跳了起来,“宝葫芦?别是我听错了把?”

那个声音回答——还是像青蛙叫,又听得出是一句话:

“没错,没错,你并没听错。”

“怎么,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?”

“就是,就是。”——字音越来越清楚了。

我还是不大放心:

“喂,喂,劳驾!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——就是那个那个——b, ao, bǎo; h, u, hú; l, u, lú——听准了没有?——就是那个宝葫芦么?”

“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。”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。

我摸了摸脑袋。我跳一跳。我捏捏自己的鼻子。我在我自己腮帮子上使劲拧了一把:嗯,疼呢!

“这么看来,我不是做梦了。”

“不是梦,不是梦。”那个声音又来了,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。

我四面瞧瞧:

“你在哪儿呢,可是?”

“这儿呢,这儿呢。”

“啊?什么‘这儿’?是哪儿呀,到底?”

“在水里。”

哈，我知道了——

“宝葫芦，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？”

“唉，现在还兴什么龙宫！”——那声音真的是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，字音也咬得很准确，不过总不大像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，“从前倒兴过，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……”

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：

“怎么，你还有爷爷？”

“谁没有爷爷？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？没有爸爸哪来的我？”

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——

“那么，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——嗯，是李四……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，大概就是你爷爷了？”

它又“咕噜”一声，又像是咳嗽，又像是冷笑：

“什么张三李四！我不认识。他们都是平常人吧？”

我告诉它：

“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。说是有一天，李四跑出去……”

“少陪。我对它可没有兴趣。”

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，好像被风吹走似的，水面上漾起了一层层锥形的皱纹。

“怎么你就走了，宝葫芦？”



“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，”那个声音一面说，一面渐渐小下去了，还仿佛叹了一口气，“其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，要为你服务。可是你并不需要我……”